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 羁旅集（组诗）

◎陈亮

好久也不见一个村庄一个人  
只有漠野连着漠野，山脉连着山脉  
偶尔会看见一些坟墓  
用巨大的卵石垒起来  
再在周围围成了一个圆圈的小院  
抵御着无边的沙土和荒凉

古老的贺兰山在远处横亘着  
仿佛被巨灵刀斧横砍竖凿而成  
释放着原始的伟力  
风吹过来，也许是海拔的升高  
耳朵忽而昏蒙，忽而鸣叫——

刹那间，我生出了恍惚  
竟然听到了恐龙的呐喊  
让我怀疑这些大东西并没有走远  
它们就在隔壁的维度空间里  
或者就在这荒漠深处  
贺兰山深处——

## 骆驼

它们在漠野静静地吃草，那些草  
都是带刺的，像些铁蒺藜，  
它们却从容地咀嚼，吃得很香  
它们的沉稳让我感觉  
那些沙土，那些卵石，那些荒凉  
也同样会被它们嚼碎，消化

它们也经常向远处久久凝望  
仿佛一群古铜的雕像  
风吹着它们巨大的身躯  
任凭光、沙尘或别的什么  
从眼前飞过

它们眯着眼睛，一动不动  
一声不吭——在阿拉善  
我没听到过骆驼的喊叫  
我很好奇它们的喊叫  
到底是怎样的

那一定是能裂开地壳的声音  
一定是可以让山峰摇动的声音  
可现在，它们依旧隐忍  
有的只是深沉的喘息的声音

我想走过去问候它们：  
嘿！您好，骆驼！骆驼，您好——  
我想搂着它粗硕修长的脖子  
饱经沧桑的驼峰  
眼含着热泪喊出一声老父亲

## 腾格里沙漠

浩瀚无边的沙丘在远处与天交接  
犹如大海  
沙子很黄，很细，很干净

有人悄悄抓了一把  
放在了口袋里  
有人飞快地跑上山丘的顶端呐喊  
摆出了各种飞的姿势  
如果不是有人拉着他  
我怀疑他真能从这里飞起来

有人跪着，把额头抵在了沙上  
在心中默念着什么  
仿佛会从此得到什么能量  
有人在山丘上撒着欢打滚  
我听到了她身上响动着隐形铁链

睁大眼睛，感觉这沙漠里的沙  
还在继续增多，沙丘还在增高  
“像个巨大的沙漏——”  
想到这里，我的身体  
不由哆嗦了一下

小心地向四周观察再观察  
这沙漏的边沿到底在哪里？  
到底是谁在操纵着这个沙漏？  
可腾格里除了空旷还是空旷  
只有阳光用它怜爱的眼神  
看着我们

## 镇虏关

关口洞开，关门不知飞到哪儿去了  
任凭关外浩荡的秋风  
肆意吹进了关内  
涂染着漫山遍野的  
枣树、柿树、板栗

关口如今已无人来守  
不远处是个守关人  
繁衍而成的村子  
除了鸟鸣虫鸣，再没动静  
仿佛刚从历史的厮杀中撤出来  
在梦里任秋色涂染了家园

门侧有两个旧沙发是空着的  
手刻的棋盘上粗陋的棋子  
散落了一地  
——据说是放羊人的摆设  
可放羊人也不知所终  
只见山腰处的石人  
赶着漫山的石头

## 在礼县

在礼县，我感觉每一棵草的深处

有古人  
每一棵树根的深处有古人  
每一捧自来水里有古人  
我经常会对着脸盆水里的人发愣  
以为遇见自己古远的祖先

每一群人里都有  
牛郎和织女的化身  
男的牵牛，扛着原始的犁  
女的拿着细软的织物  
篮子里睡着的是他们的龙凤胎  
我会莫名流出泪水  
仿佛自己就是篮子里  
长大走失的孩子

朋友说，我们住的隔壁也有古人  
以至于我在梦里梦见的全是古人  
我们在梦里交谈  
醒来后嘴里竟然也是古言古语  
把汉装的导游当成古人  
把汽车当成从古代  
开往现代的时光之车

## 太西煤矿

巨大的坑窝边上，玩具样的挖掘机  
在日夜挖掘，仿佛在抢救着什么

阳光有些渲染，我分明看到了  
归巢的鸟群，健美的野兽  
灼灼的桃花，数不清的树木  
翩然的蝴蝶——听到鸟鸣  
以及各种动物的喊叫和喘息

——就像黑夜突然来临  
有巨灵的大手将这一切倾覆过来  
一切都来不及，全都交给了无常  
全成了黑色，成了凝固的碳石

我分明还看见一个人或者一群人  
我们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仿佛所有的黎明都与他们无关  
他们在角落，在地下  
被忽略和遗忘  
他们的头、身体、四肢  
都是煤灰色的  
只有眼睛是红的，唱的歌是红的

风继续吹来，我听到一些声音  
在山谷之间久久回荡  
——我是煤，我是煤，我有火  
我可以钢铁变为绕指的柔情  
我可以送你一个  
火光冲天的桃园

(肖像作者 陈亮)

## 党旗飘飘（外一首）

■许登彦

七月的阳光汹涌，光明浩大  
曙光喷薄的清晨，鲜红的党旗  
迎风猎猎飘扬。深情凝望  
这面圣洁的旗帜，躯体里  
沸腾的热血因之而律动  
我听见，十万条大河  
澎湃的心音，在胸中激荡

铮铮作响的誓言，声震寰宇  
与华夏大地的脉搏一起跳动  
紧握的拳头，理想的火种  
就此点燃。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  
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面播洒着光明的旗帜  
是一个政党用内心全部的  
捧献出的花朵和火焰

百年的风霜雨雪可以做证  
它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  
人民大众选择了它  
铁锤，雷霆万钧  
砸碎一切黑暗的桎梏  
镰刀，银光流泻千里  
刘除旧世界杂草丛生的荒芜

这是两件再普通不过的劳动工具  
一旦结合便歃血为盟  
成为生死与共的兄弟  
在纷飞的战火中淬炼、涅槃  
历久弥坚，日益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它是高悬在人民心中的日月  
带领中华民族披荆斩棘  
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缔造无数不朽的传奇和神话

## 党旗红

镰刀和铁锤，这是一个伟大的政党  
在红色基因中铸就的图腾  
照亮安放在我们额头的灯盏  
光明的旗帜，迎来  
曙色雷霆的黎明  
旭日东升，滚烫鲜红的血液  
在我们的胸腔中奔涌激荡

一百年前，灾难深重的祖国啊  
五岳垂首，长江、黄河被迫发出怒吼  
列强的铁蹄肆意蹂躏着一个民族的尊严  
炎黄子孙屈辱的泪水在心里长流  
在这生死存亡时刻，由光辉的旗帜指引  
一批批共产党人带领劳苦大众前赴后继  
亲手将缺钙贫血的近代史  
永远封存于故宫博物院

号角在吹响，红色的种子  
在烽烟和战火中生根  
嘉兴南湖上的那艘红船  
正在徐徐拉开探求真理的大幕  
井冈山的星火，漫卷红色山河  
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  
铿锵有力的步伐纷至沓来  
坚如磐石信念，凝聚成  
如此荡气回肠的中国红

一片丹心，照耀泱泱华夏  
我看见，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  
国土上，白色的和平鸽在飞翔  
金色的麦穗随风摇曳  
工厂里火红的钢花飞溅  
一个政党，紧握信念又踏上了  
新的征程。中国巨轮乘风破浪前进  
江山如画，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许登彦：原名许金燕，甘肃高台人，1980年进疆，现居石河子。发表诗文380余万字，先后荣获石河子及国家级文学奖项多次。



七一诗会

## 聆听西柏坡

◎王红霞

鼎北平，组织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运筹帷幄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影响深远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建立新中国的大政方针，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五大领袖，相约不做李自成。从此以后，“赶考”成为我们党执政的永恒课题。曾经名不见经传的西柏坡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这片土地上引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书写出了民主革命时期最成功、最辉煌的时代华章，并孕育形成了宝贵的西柏坡精神，而成为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一个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壮丽篇章的圣地。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霏霏细雨中，我行走于这块圣地，心灵在一次次涤

荡与淘洗中得以净化升华。置身于西柏坡中央军委作战室，这间仅有30平方米，“借得民房一室三桌，是为情报、作战、资料三部；假小院石碾一盘，以供毛、周、朱选将、发令、点兵”（梁衡《西柏坡赋》），被誉为“世界最小的军事指挥部”里，仿佛又见操着一口浓重湖南口音的毛泽东，或凝眉深思运筹帷幄、或声若洪钟自信发令，斗室里全局在胸，以文韬武略指挥百万雄师决胜千里，赢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巨大胜利，创造了中外战争传奇，实现了中国历史的转折。周恩来当年曾风趣地说：“我们这个作战室，一不发款，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就是每天往前线发许多电报，就把国民党给打败了！”——赢得战争的，从来靠的都是人心。历史的天空下，远去的背影愈加高洁伟岸。

岁月的烟尘湮没了历史的记忆，绵延的精神成为一个政党代代传承的制胜密码。凝神触摸着那段红色岁月，我用心体味着“赶考”的厚重，领悟着一个政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深厚根源和伟大

历程，探寻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考赢的答案……在西柏坡的小山村，党的领导人身居陋室，食瓢饮，粗茶淡饭，心系大众，思想的高度超越低矮的平房发出万丈光芒，照亮了通往新中国的赶考路。当乾坤逆转，面对巨大的胜利，党的领导人没有在即将执政的喜悦中陶醉，而是在一间“无彩旗之张挂，无水茶之递送；甚而上无主席台之摆设，下无出席者之席尊”的大伙房里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不仅擘画了新中国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的宏伟蓝图，而且审时度势防微杜渐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谦虚谨慎，不骄且躁；艰苦奋斗，勤朴而守素——大到一个政党，小到一个人，永远都是成功的法宝。

“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从新中国到新时代，以史鉴今，“把‘考试’考好”，我们永远在路上。



陈亮：1975年生，山东胶州人。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诗探索·新诗选》主编。现居北京。

## 在古城墙上听风

仿佛很久已经没有这样的感觉  
秋风从远处的山上吹来  
听觉的口子突然开朗起来  
久违的被屏蔽的声音汹涌而至

有树叶轻轻摇动的声音  
有小动物窃窃私语的声音  
有果子掉落滚落的声音  
有溪水潺潺流出碎银子的声音  
有站立的石头风化成人形的声音

有你嘿嘿笑出鬼魅的声音  
有母亲烧火做饭风箱的声音  
有父亲翻土的声音  
有祖父用钢钎刻凿石头的声音

有守关者将月亮摸薄的声音  
有小兵捂着伤口喊娘的声音  
——黑暗中，他从尸堆里爬出  
卑微地在历史缝隙里穿行  
最终来到这里，走进了  
一个双眼微闭，近乎石化了的人

## 荒漠

过了宁夏，大地仿佛被倾覆过来了  
隐藏着绿色和无穷的奥秘  
车飞了好久也不见一棵树  
那些草一棵棵是蜷缩着的  
草叶收缩成刺球状，如果你不小心  
动它一下  
手指就会被刺割出血来

“西柏坡乃冀中一普通山村。然其声沸海内，名传八方；瞻者益众，研者益广。天降大任，托国运于僻壤；小村何幸，成历史之拐点。”这是中国当代作家梁衡先生在《西柏坡赋》开篇中对于西柏坡历史地位的描述，寥寥数语，恰如其分。

202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75周年的特殊日子，我踏上了位于燕赵腹地的“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带着虔诚和敬仰，现场聆听西柏坡。

山不在高，村不在大。历史的意义，常常在岁月的回望与审视中更加凸显。有着“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美誉的西柏坡，原本是一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它位于冀西山区滹沱河北岸，嵌在华北平原和太行山交会处，风光秀丽、水环山抱、易守难攻。1947年5月，中共中央工委选定在这里办公；1948年5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这里，中共中央五大书记胜利会师，西柏坡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在这里，党中央重整乾坤，问